

清明之思

王紫睿(任城)

每至清明,当伫立在祖先和亲人的坟前时,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愫在心底生出,也在这一瞬间,生命的脉络逐渐清晰,我们开始探寻那些关乎存在的根本问题:我是谁?从哪里来?又将去往何处?

我们来自父母,父母又来自祖父母,祖祖辈辈,代代相承,这便是生命的根源。无论家族的枝叶如何繁茂,伸向大地的根始终只有一处。这种融入血脉的眷恋,就是我们的来处。父母在世时,人生尚有归处,我们始终知道自己的来处;父母离去后,人生只剩漫漫归途,我们带着他们给予的生命与爱继续前行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清明节何尝不是中国的感恩节?它让我们铭记生命的源头,感恩先辈的给予。

清明节,不仅是追思先人的日子,更是教导我们做人的时刻。清洁、清廉、清静,明事、明礼、明理、明法,一个清白明白的人,内心自有清风涤荡,行事自有明月映照,秉持着真善美的品格行走于世。

至于要到哪里去?无论一个人多么伟大,终将被这世间遗忘。“风雨梨花寒食过,几家坟上子孙来?”想到此处,许多事情便可淡然、豁然、悠然、乐然、坦然。当我们真正理解了生命的来处与归处,“我是谁”这个问题也就豁然开朗。我们是人子(女),是人父(母),是人夫(妻),是炎黄子孙。

清明,是感恩,是哀思,是敬重,是跨越千年的情感延续,是慎终追远的文化传承,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。

牡丹之爱

张恒利(汶上)

看牡丹,是每个春天的心事。

春天刚到,便开始挂念老家的那棵牡丹,隔三差五为牡丹开花的事儿给老妈打电话。电话一响,我还没开口,老妈就说:“牡丹还没开呢!”好像我的心中只有牡丹。后来,是老妈打来电话:“牡丹开了!牡丹开了!”春天就在老家的牡丹花开中充满香气。

挂念的还有太白湖景区的大唐牡丹园。适逢周末,悠然前访。园中的牡丹栽种,高低屈曲,任其自然。在园中前行,一片高擎的花苞扑入眼帘,下车后迫不及待地进入。真好,不是酒要微醺,花看半开吗?我凑上去凝视,皱褶的花瓣挤挤挨挨,花药紧裹。阳光亲吻着半开的碧绿的花苞,悦目,赏心。

四季牡丹园也有三次造访,整个园子的分布相当熟悉。第一次去,有陌生的怜惜感;第二次去,花已残败;第三次,又逢盛花期,磅礴壮观。每一棵牡丹都有十几朵肥硕的花朵盛开,花瓣堆叠,花丝散挺,花药集聚。百园红霞、雪映桃花、金桂飘香……品种繁多,不一而足,不能悉数,一个品种占有自己的一方小天地。穿行园中,每个品种都让我留恋,不忍打个招呼就匆匆离开,总想与之多攀谈一会儿。不多见的黑牡丹,花瓣如锦,能够遇见,实在幸运。寻寻觅觅的姚黄魏紫,有还是没有,无法得以确证。姚黄该是有的,那阳光下剔透的黄色花瓣,淡淡的黄,柔柔的,引得无数人拍照。

蓦然想起张岱笔下的鹅黄牡丹,“一株三千,其大如小斗”,“花时数十朵,鹅子、黄鹂、松花、蒸栗,萼楼穰吐,淋漓簇沓”。一睹鹅黄牡丹,成了新的期盼。

春天里,有牡丹可看,有牡丹可想,心满意足,幸甚至哉!

湖畔春光

刘安娜(任城)

春风携着融融暖意,轻柔地拂过每一寸土地。湖边,一树杏花洁白如雪,在春风的深情拥簇中肆意盛开,微风拂过,那些花瓣恰似梦幻的精灵,在空中翩翩起舞,最终悠悠然亲吻大地。

湖水中,几枝枯苇草静静立着,在风中瑟瑟发抖。它们已过了繁茂的时节,如今只余干枯的枝干和焦黄的叶子。那枯苇草的枝干,仿佛历经沧桑的老者的臂膀,干瘪却刚劲有力,透着一股不屈的精气神。

岸边杏树下,两个青春洋溢的女孩正在拍照。一个女孩优雅地坐在岸边,面向波光粼粼的湖水,张开双臂,微风俏皮地吹起她的发丝,在空中肆意飞扬。女孩的脸上绽放着如阳光般灿烂的笑容,尽显青春的活力与纯真。

树荫下,年迈的老妈安静地坐在木椅上。阳光轻柔地洒在她饱经风霜的脸上,勾勒出岁月的深深痕迹。但她的脸上却始终洋溢着温暖的笑意,目光温柔地看着湖面上嬉戏的野鸭和开心的女孩们。老妈看过了世间的繁华,如今在这湖边,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与安详。

望着眼前的景致,我仿佛听到了无声的生命之歌,年轻的女孩充满朝气与梦想,年迈的老妈则带着岁月的沉淀,正如这湖边的杏花与枯苇草,各自有着独特的魅力与价值。年轻的激情恰似盛开的杏花,热烈奔放;年老的从容宛如枯苇草,坚韧深沉。生命并非是单一的旋律,而是一部波澜壮阔、起伏跌宕的交响乐章,有激昂奋进也有深沉凝重,都是生命赋予我们最珍贵的馈赠。

一场别样的考试

孙秀启(邹城)

新学期伊始,教室里弥漫着油墨的清香。五十六本崭新的语文课本整齐地码放在讲台上,像一座小小的知识城堡。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课本的封面上,折射出淡淡的金色光芒。

当班主任汤老师解开捆扎课本的绳子时,一本封皮几乎脱落的课本映入大家的眼帘。教室里顿时响起了此起彼伏的议论声:有人提议把这本受损的课本插在一摞书中间,从前排往后排按顺序发放,轮到谁就给谁;有人建议抓阄决定;还有人主张直接给成绩最差的学生……

听着大家提出的方案,班主任流露出一不妥的神情,她轻声说道:“课本是按人数配的正好的,哪位同学愿意要这本破损的课本?”绝大多数同学低着头,不敢看老师。此时,王飞翔站了起来。他的声音不大却格外清晰:“老师,我要这本破损的课本。”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,立刻激起了层层涟漪。教室里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平时并不显眼的同学身上。此时的王飞翔,眼神清澈而坚定,没有一丝犹豫和勉强。汤老师大声说:“谢谢你,飞翔同学。你真棒,老师为你高兴。”同学们有的用赞赏的目光望向王飞翔同学,有的则面带惭愧之色。

五十六本语文课本很快分发完毕,这场别样的考试事件也落下帷幕。破损的课本就像生活中的不完美,但正是这些不完美,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。真正的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,更是培养品格;不仅是追求完美,更是接纳不完美;不仅是索取,更是给予。书本可以残缺或破损,我们的心性则不应有瑕疵。

玉兰花开

李江奎(汶上)

春风和暖,万物向荣。办公楼下的玉兰花如约盛开,探首俯瞰:白的、粉的、红的、紫的、黄的,一团团、一簇簇,随风摇摆,煞是好看!

移步楼下再看,目之所及,唯有花的灿烂:白的端庄、粉的娇羞、红的妖艳、紫的婀娜、黄的妩媚,每一朵,每一瓣都仿似精雕细刻的工艺品,在阳光的映衬下晶莹剔透、赏心悦目。嗅着玉兰花的芬芳,徜徉在花的海洋,不由让人沉浸其中,久久不愿离去!

在诸多景观树中,我犹喜欢玉兰树。喜欢其朴实不张扬的性格,喜欢其傲立风雪的铮铮铁骨,喜欢其“事了拂衣去,深藏身与名”的低调和洒脱!玉兰树扎根大地,伫立在冰天雪地之中,默默复苏于万物之前,在料峭的春风中含苞怒放,驱走残冬最后一丝寒意,待人以春的遐思;芳华散尽新绿始发,满树的绿芽密密匝匝,不几天的功夫,晶莹剔透如翡翠的绿叶就布满了枝头,在炎热的夏季到来之际化作一只只宽手掌,默默为行人遮挡住炽热的阳光;入秋的王兰树逐渐褪去春夏两季的青色,背负一身粗糙的冬装,在即将到来的严寒中蓄势待发……

清肌莹骨解语花,不负韶华梦为马。做人,就要像玉兰树一样,既要有扎根大地的自觉,也要耐得住时光漫长的寂寞,更要有伫立风霜、硬刚严寒的铮铮铁骨。相信自己,一定能够绚烂出最美、最大的花朵!

鱼城的桃花

马晓雁(鱼台)

当我站在惠河新铺的柏油路上,看着隔离栅栏内被春风揉皱的粉霞时,忽然发现,那些年我们卷着裤腿蹚过的泥沟,如今在硬化路面的覆盖下,正以另一种方式呼吸。

桃花节开幕式的人潮漫过戏台,把糖画的甜腻和油坊的醇香搅成漩涡。我避开鼎沸声,沿着记忆的暗线往河湾走。水泥堤岸上仍留着往事的刻痕:第三十七根路灯杆的位置,该是当年老槐树垂钓的阴凉;第五块青石板缝隙里,或许还卡着妹妹丢失的桃木簪。

观景台的玻璃幕墙倒映着两个时空:上游处无人机正在测绘花海,电子光点如流萤起舞;下游芦苇荡里,几个戴斗笠的身影正弯腰摸索。他们的胶靴踩碎水面,惊起的水纹漫过我的童年——那时,我们提着篾篮在沟渠溜达,春水漫过脚踝的沁凉至今在骨髓里流动。鲫鱼摆尾溅起的水花声,还有突然挖到泥鳅洞时小伙伴的尖叫,都被春风编成歌谣,藏在每一朵桃花的雌蕊里。

石李庄的油坊还在转着老磨,杨邵村的桃林已嫁接出新品种。蓝莓基地的滴灌系统正编织银色蛛网,而隔壁阿婆仍用陶罐收集檐头水浇她的指甲花。这让我想起开幕式上的混搭:网红在直播卖山货,汉服少女在老戏台边默写《桃园》;广场舞的电子音浪里,隐约能听见有二胡在拉《雨打芭蕉》。

最动人的是暮色初临时,路灯尚未亮起的那刻。晚霞给桃花镀上金边,惠河突然变回从前的模样:没有栅栏,没有标线,只有摇橹声推开层层绯云。对岸传来守林人呵斥折花者的土话,恍惚间竟与四十年前小学堂里先生的训诫声重叠。原来有些东西从未消失,它们只是躲在年轮的缝隙里,等一阵东风来唤醒。

那些被柏油路覆盖的田埂,被电商改造的油坊,被蓝莓占据的麦地,终究会在某个起风的清晨,突然抖落所有伪装,露出底下流淌着惠河水的、永恒的春天。